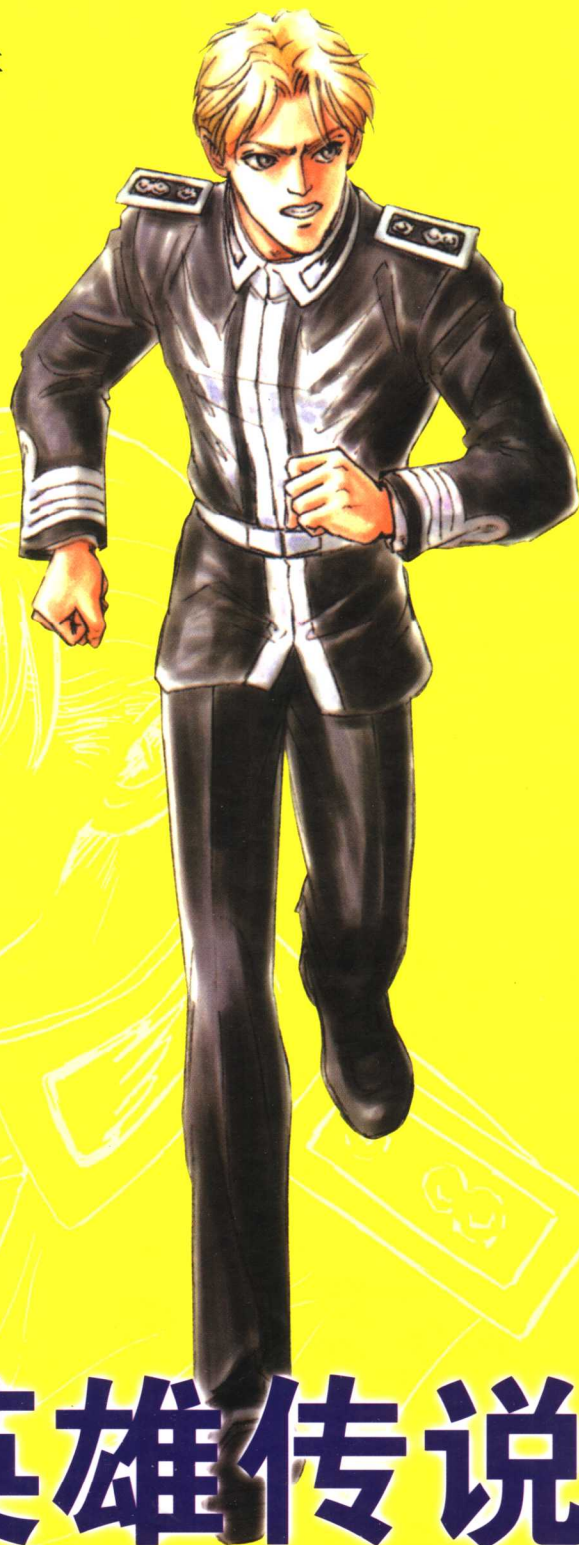


(日) 田中芳树 著

(日) 道原克巳 插图
陈惠莉 译 王维幸 审校



VOL.5 风云篇

银河英雄传说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日) 田中芳树 著
(日) 道原克己 插图 陈惠莉 译 王继孝 审校

银河英雄传说

VOL.5 风云篇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河英雄传说.风云篇/(日)田中芳树著;陈惠莉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302-0862-5

I. 银… II. ①田…②陈… III. 科学幻想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76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6-3026

【银河英雄伝説[風雲篇・上][風雲篇・下]】

Text Copyright©1985,2001 by Yoshiki TANAKA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1 by Katsumi MICHIHAR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DAIKOUSHA Inc.,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日本德间书店正式授权出版

银河英雄传说

VOL.5 风云篇

YINHE YINGXIONG CHUANSUO

(日)田中芳树 著 (日)道原克巳 插图 陈惠莉 译 王维幸 审校

*

北京出版 社 出版 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6.75 印张 235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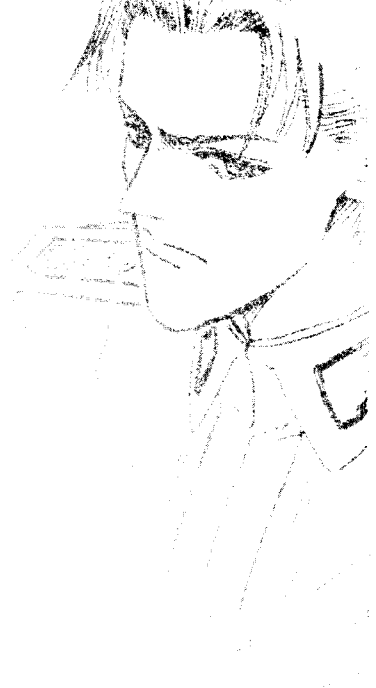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02-0862-5/I·852

定价: 24.8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目 录

第一章 寒流来袭	001
第二章 杨提督的方舟舰队	025
第三章 追求自由的宇宙	057
第四章 双头蛇	079
第五章 黎明前的黑暗	107
第六章 连战	131
第七章 巴米利恩	159
第八章 死斗	185
第九章 骤变	209
第十章 “皇帝万岁！”	233
田中芳树访谈(之五)	257

第一章 寒流来袭



I

数十秒钟之后即将进入宇宙历七九九年、帝国历四九〇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仰望夜空，他第一次看到无数个星座正在深蓝色的夜幕中闪烁着。迈入新的年度之后，即将迎来第二十三个人生寒暑的年轻征服者，自他那冰蓝色的瞳孔中，朝夜空射出如冰箭般的犀利眼神。那是一种无言的宣告。他透过硬质玻璃穹隆向宇宙宣告：他视线所及的星星们，只能作为他的征服和支配对象而存在。当莱因哈特晃动着满头金发，回过身来重新面对聚集在大厅里的帝国众将帅之时，嵌着音响系统的四面墙壁上传来洪亮的钟声，宣告着旧的一年的日历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莱因哈特走近自己的桌子，高高举起倒满香槟酒的水晶杯，将帅们也跟着举杯，酒杯反射出流曳的光影，填满了人们的视野。

“干杯！”

“干杯！为新的一年——”

“干杯！为所创下的功勋——”

在充满霸气的干杯声当中，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强烈地震撼着在座人的耳膜。

“干杯！为自由同盟最后的一年——”

在众人注视下，声音的主人一边看着莱因哈特，一边高高地举起酒杯。他的声音和表情正介于昂然和傲然之间的一线。莱因哈特俊美的嘴角漾起一抹微笑，举杯回应，顿时，四周响起一阵欢呼和鼓掌声。发言者则因为大大地露了一次脸而兴奋得脸色潮红。

他就是依沙克·费尔南·冯·特奈杰中将。他和他的主君同年，在满是少壮派的莱因哈特军当中，他显得特别年轻。还在幼校时，他就是仅次于第一名莱因哈特的优生集团中的一分子。进了军官学校之后，声名更是大噪。但是，他却在中途退学，投身前线，不管是担任实战指挥官，还是作战参

谋，他都立下了无数功勋，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军官。在帝国历四八八年的利普休达特战役中，那些在幼校中和莱因哈特一起上学的贵族子弟们多投入门阀贵族军队，最后终于自取灭亡；而他却选择了参与“金发小子”这一边，显示了他正确的判断力。他在已故卡尔·古斯塔夫·坎普手下建立了不少功勋。之后，他离开了坎普，成为莱因哈特的直属部属，也因为这样，在日后坎普与自由同盟军的杨威利对阵败亡之际，他得以免遭败军成员的命运。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自己和周围的人深信，他有着位超越常人智慧的守护者。因此，他确信自己是被选中的精英之一，为回报其恩宠，他更是有意识地凡事都比别人快一步。他下了决心，今后一定要超越众人，必须要超越，不论在战场之内还是战场之外，都必须尽可能地引人注目。

他的这种霸气倒不会令同年的主君莱因哈特不快，但是一看到这种类型的人，莱因哈特总会联想到那个绝不会刻意引人注意的故人。在他看来，如果是齐格弗里德·吉尔菲艾斯，那个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他生命的红发挚友的话，一定不会同意用这种方式来引人注意。莱因哈特知道自己不应这样作比较，但是意志及理念无法控制的心灵悸动，却使得他不得不这样想……

★ 盛大的宴会，与其说让人感到华丽，毋宁说让人感到力量，这或许是出席的人甚至连简易礼服都不穿，而穿着可以直接上战场打仗的军服之故。莱因哈特不愿在占领地的新年宴会上着装华丽也是原因之一。当然，在列席的将帅中，有人在宴会结束的同时就要立即赶赴沙场。指挥远征先锋部队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和统率第二集团的奈特哈尔·缪拉上将就属此列。

帝国军中最年少的上将奈特哈尔·缪拉今年二十九岁。他有着砂色的头发和砂色的眼珠，如果从正面仔细观察他高挑的身材，就会发现他的左肩稍微低了些，这种与其年龄不符的体貌特征，正是他身经百战及负伤无数的最佳证明。如果不去考虑这些，充其量，他看起来只是个参谋型的、有着温雅外表的军人，但是他进攻时的精悍及防守时的顽强，却都获得极高的评价。

旁边的是米达麦亚，他和现在负责指挥进攻伊谢尔伦要塞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一起被称为帝国军的“双璧”，外号“疾风之狼”。尽管看

上去他的个子总显得有些瘦小，但是身形匀称而紧凑，让人联想起体操选手。他比莱因哈特大八岁，比缪拉长两岁，但是以一般的社会标准来看，他仍然算是黄口孺子。

“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精神！”

然而，米达麦亚常常说些刻薄的话。在这次通过费沙走廊的作战中，他是所有参战提督中功勋最卓著者，所以他的苦战经验也最多。对于年轻一点的提督的豪言壮语，他总认为是过度幼稚的表现。

“我也还年轻，却没那种精神。”

缪拉回应的声调中充满了讽刺的意味，这似乎不符合他一贯的性格。在比他们年轻的军人们当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焦虑的情感。野心家总是喜欢变化多于安定，渴望战乱胜过和平。他们知道，这会加快发迹的速度，并促成官位的升迁。活生生的例子——米达麦亚也好，缪拉也好——就出现在他们眼前。

在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霸业即将快速完成的现阶段，年轻的他们建立功勋的机会也正加速减少。至少在他们由于野心的膨胀而变得狭窄的视野中，通往荣耀的门扉似乎即将关闭。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同僚和前辈不再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反倒只能是带有竞争色彩的对手。尤其是缪拉，由于他并没有像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那样确立崇高的声誉，所以最容易成为人们“赶超”的对象。

“算了，先不要管这些事……同盟军的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大概要亲自出马了吧？”

“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也许吧……”

“他可是个老练的男人。你跟我，再加上罗严塔尔、毕典菲尔特……把我们四个人的军龄合起来都还比不上那个老头儿呢！他就是一座会呼吸的军事博物馆。”

米达麦亚从不吝惜于赞赏一个值得尊敬的敌将。缪拉从认识这个年长自己两岁的同事起，就有意学习对方的优点。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在表现力方



面不及对方。

“你们谈得够起劲啊！”

两位提督循声转过脸去，随即诚惶诚恐地行了一礼。那年轻的主君正一手拿着水晶酒杯站在那里。

三言两语之后，莱因哈特向“疾风之狼”问道：

“对你这个稀世的巧妙用兵者，我无可挑剔，不过，同盟军可能会以困兽之斗迎接我军，你打算如何应对？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在年轻的帝国军最高司令官无畏的眼光中，逐渐喝干的空酒杯映出淡淡的虹色。

“我认为，如果同盟有充足的兵力，不顾虑人力或物力上的损伤的话，一定会在费沙走廊靠近他们一侧的出口摆下纵深阵，从正面向我军挑战。我军若要以对抗，就只有从中央突破这一法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必会有很大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会浪费相当的时间。这一点我们必须先作好心理准备。当然，扼住我军后方的费沙的动向，就会成为我军的一块心病，搞不好我军还会因为缺乏集中力而陷于劣势。”

米达麦亚分析准确，表述明快清晰，加之有充分的说服力，足以让听者颌首。

“但是，要是使用此法，同盟的兵力理应不足。如果一战失败就没有退路了，他们广大的领土，包括他们的首都，都会直接暴露于我军炮火之下。如此一来，最初一战就变成了他们的最终一役了，除了投降，他们已没有选择的余地。即使想寻求正面决战也不可能了。”

稍顿片刻，米达麦亚继续说：

“因此，他们可能会诱我军深入他们的领地，在我军完全深入之时，断绝我们的补给线，干扰我们的通信，使各部队孤立，然后再将我们各个击破。也就是说，三年前的亚姆立礼会战将再次重演，只是双方的攻守关系稍稍变化了一下而已。因此，如果我们无限地拉长战线，就会陷入敌人的算计。但依下官之见，我军的胜机也正是在这里。”

米达麦亚闭上嘴，凝视着莱因哈特。年轻的主君脸上浮现出融合着敏锐和优美的笑容，对部下的能力表示满意。

“你的计划是要用双头蛇？”

“是……”

米达麦亚对主君的洞察力甚表佩服。

“缪拉提督的意见呢？”

莱因哈特微微改变了一下冰蓝色眼睛的方向，问道。帝国军中最年少的上将是轻轻地行了个礼。

“下官也赞同米达麦亚提督的想法。不过，同盟军的作战行动或许没办法做到有条不紊。”

“因为，‘一看到敌人就应当场作战，否则就是卑怯之徒’，持这种观点的短视低能者比比皆是。”

莱因哈特无情地讥笑着假想的敌将。

“如果是这样，那就最好不过了。只要把他们拖住，逼他们打一场没有战略目的消耗战，这样一来，即使我们不愿意，胜利女神也会拥抱我们。”

“这样一来就太没意思了。”

莱因哈特喃喃自语，他脸上的表情若换到别人脸上，一定会显得极其不逊。正因为他是一个曾经在亚斯提星域歼灭两倍于己的敌人，在亚姆立札星域中让自由行星同盟空前强大的、兵力达两千万的大军陷于溃败的战争天才，所以才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憎恶无能的敌人就如憎恶无能的友军一样，甚至更甚——这就是莱因哈特。

“真希望敌人的行动会有条不紊……”

扔下这句话，莱因哈特就离开米达麦亚等人，朝别的谈笑圈走去。

莱因哈特的秘书官——玛林道夫伯爵的千金——希尔德正以冰镇苹果汁冷却葡萄酒引起的醉意，这时，喝光了酒前来放置空杯的特奈杰中将兴奋地对美貌而智慧的伯爵小姐说：

“小姐，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定很羡慕我们。他们一定会说：‘我也一

直希望能参加这个宴会，成为历史的证人……”

昂然的自负洋溢在这位青年的脸上，特奈杰中将寻求赞同似的凝视着希尔德。希尔德嘴上在附和着，内心却颇不以为然。她并不认为特奈杰无能，但是，他的言行举止太过于唯莱因哈特马首是瞻了，不禁让人觉察到些微的恐惧，以及发出无可奈何的苦笑。莱因哈特诚然是个天才，但是，天才未必适合作为学习及模仿的对象。若真要学习，缪拉及瓦列的坚实及强韧才值得效法，但是特奈杰的眼珠子似乎全被莱因哈特那独一无二的华丽光彩给攫取了。

新的年度很快地经过了两个小时，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把酒杯放在一张桌子上，以矫健的步伐走到年轻的主君面前。

“阁下，下官先行告退……”

米达麦亚敬一个礼。莱因哈特则轻轻地举起一只手作答。

“祝你胜利，我们就在海尼森再会了。”

面对莱因哈特那无畏的微笑，“疾风之狼”也以同样的表情回应，之后，米达麦亚又敬了一个礼，那裹着黑色和银色制服的身躯在吊灯灿烂的光彩下走向外面。德洛伊杰、布罗、拜耶尔蓝、辛查等他麾下的将帅也跟在这位素有勇将之誉的上司后面相继退下了。接着，奈特哈尔·缪拉也站到年轻的主君面前，行完了出征之礼后，便率领着部下离开了大厅。

出席者走了三成之后，现场活泼的谈笑声顿时沉静了下来，仿佛吹动树梢的风戛然而止了似的。莱因哈特也结束了和几位重要的提督们礼节性的交谈，坐在大厅一角的椅子上，跷起他那修长的腿。

一瞬间，一阵朔风般的感情横扫过莱因哈特的心灵平原。在即将发起这场豪壮的征服战役之前，那颗一直斗志昂扬的心却忽然泄气了，视野中的景致也逐渐失去了色彩。

他感到了不安。

这种心灵的悸动恐怕是不能说与人知的，也不是别人能懂得的。莱因哈特想到的是——当占领了费沙，征服了自由行星同盟，成为全宇宙的霸者之

后，自己能够耐得住没有敌人的日子吗？

当莱因哈特出生时，帝国和同盟之间的战火已经延续了一百三十年，长达一百一十四万个小时了。只有战争才让莱因哈特有真实感。对他来说，和平只是一片薄薄的、夹在战争这种厚吐司中间的火腿片而已。然而在打倒所有的敌人，统一宇宙，开启一个新的王朝之后，莱因哈特也失去了能让自己充分发挥智慧和勇气以一决雌雄的对手。

这个为作战、胜利、征服而生，并为之活至现在的金发年轻人，似乎必须为忍耐自己一手缔造的和平重担及无聊作准备了。

可是——莱因哈特突然苦笑了一下。他发现自己想得太早了。这一役未必就已胜券在握。或许悲怆的哀歌也会为他而演奏。那些连战连捷，却在最后一仗中吃败仗，从而自绚烂的舞台上跌落下来的野心家不知有多少呢——今天明明尚未结束，却自以为已经平安无事，而把目光投向明天，结果招致惨败，所以绝不能重蹈那些人的覆辙。从那一天、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已不属于他自己……

凌晨四点，宴终人散，为了完成征服之战，各人分别回自己的宿舍作准备。这个时候，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的舰队已经直指尚未放亮的高空，陆陆续续从费沙的中央宇宙港出发。“疾风之狼”今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后来的大军保住费沙走廊同盟一方的出口。

II

一方在希望着征服彼方，但是另一方却不愿被征服。

真心地为宇宙历七九九年到来而干杯的自由行星同盟的高级军官，虽不至于完全没有，但是也寥寥无几。大半的人都被卷入恐慌来临之前的忙碌漩涡中，连新年度到来的那一瞬间都无暇去确认。帝国军以武力占领费沙的报道，曾一度受到管制而没有宣扬开来，但是，现在则如被网住的猛兽撕开了神秘的面纱，朝人们猛扑而来，以可怕洪流的态度占满了同盟的情报系统。

当政府首脑人物在夹在厚实墙壁之间的会场中铁青着脸，开始就解除报道管制时间进行商议之时，在离他们的圆桌不到一公里的街角，一些从费沙方面搭宇宙船回来的人们已在声嘶力竭地渲染危机的到来。

在有效的防御手段尚未被找到之前，堤防就溃决了，歇斯底里和恐慌的浊流吞噬了整个同盟领土。勉强强可以挽救同盟政府威信的，是报道管制期间，没有一个高官企图只让自己和家人逃亡这一事实。可是一般人都知道，如果有明确的安全去处，那么，那些官员们就未必会如此了。同盟政府已经因为当政者的无能而失去了市民的信赖，即使他们想从道德方面挽回，似乎也不大可能了。

于是，市民们把感情的宣泄口指向了政府当局，当然，除此之外他们也无处发泄。

“想想办法呀！”

他们高呼着要求政府拿出对策，随即又加上诸如“无能”、“薪水小偷”之类的辱骂。

当时的同盟政府正是在“华丽的诡辩家”优布·特留尼西特最高评议会议长的领导之下。作为一个少壮派的政治家，他有着优雅的容姿和一帆风顺的经历，在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中颇有人缘，同时他又有军需产业为背景，政治资金傲视群雄。即使遭遇了救国军事会议那种应该丢分的武装政变，他也没有伤到一丝一毫。市民一直期待着他有足以与其辩才相匹配的指挥能力。而当只凭口头辩才无法解决的局面来到时，他却直接或间接地从“亲爱的市民”面前消失，只透过政府报道官表达一些“痛感责任之重”之类的话，连他在什么地方都不敢公开，这就更加剧了市民们的疑惑。市民们怀疑起来：像优布·特留尼西特这种人是不是自古典文明时代就存在的、光靠一张利嘴煽动人的政治家，事实上根本没什么能力去处理紧急事态？

但是，对特留尼西特厌恶至极的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杨威利上将，却有着和市民们不同的见解。他对特留尼西特的印象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毫发无伤的男人”。这是杨个人的观察，或许这是一种有过之或不及的评

价，但是，目前特留尼西特背叛了市民对他短暂的期待，招致民众的失望，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将特留尼西特奉为政界的希望之星，一直通过赞赏他来拉拢市民的商业新闻界却抛出“人们必须认识到，这绝不是议长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所有市民的全体责任”的论调，为最高权力者开脱罪行，推卸责任，借此来掩饰其行踪。批评的箭头反而指向了“对政府欠缺协助意愿，一味主张享有权利”的市民头上……

国防委员长华尔特·爱朗兹在和平时代只不过是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小喽啰罢了，而且也未必是一个深受议长信任的同仁。特留尼西特之所以让他坐上国防委员长的位置，是因为那些担心出现独裁者的同盟前辈们，一律禁止评议会议长兼任各委员会委员长，并立法严格管制之故。然而，事实就如人们背后议论的一般，“特留尼西特委员长=爱朗兹委员长代理人”，他只不过是特留尼西特和事务部局及军部之间的联络人罢了。他从未发表过个人见解及政策，人们只视他为从紧密联系在特留尼西特和军需企业群之间的利益、权力的输送带上掠取些许利益的三流政客，而他自己也对此评价甘之如饴。

可是自从帝国军侵入费沙之后，这个看似屹立不倒的评价，却似乎要大规模地被修正了。

当优布·特留尼西特做出其为后世人所不齿的失职行径，一头钻进他一个人的乐园之后，叱责狼狈不堪的同事们、领导内阁会议、不断采取政治方面的紧急措施以防止同盟政府自乱阵脚的便是他——华尔特·爱朗兹。年过五十五岁才第一次坐上阁僚之位的他，在面对难关时，却仿佛年轻了十岁以上，腰杆也挺直了，皮肤也泛出了光泽，就连步伐都变得强而有力起来——虽然一度失去的头发不可能再长出来。

“战斗的指挥权只能委交给那些穿制服的专家，我们所必须要作的决断是投降或者抗战。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决定国家的前进方向并指明给大众，并且必须让军部与我们合作。如果我们一味地自乱阵脚，回避该负的责任，就会演变成由最前线的军人阶层来推动事态的发展，经过大量无益